

清 沈 德潛 確士 原選
日本小野長愿湖山鈔

唐宋大家文讀本鈔全

明治十七年八月再版

唐宋八大家讀本鈔序

小野湖山翁嘗鈔唐宋八大家
讀本刊之。客謂余曰。沈氏選評。
自少至老。更易數次。自言治古
文。必有得於此。則後之學者。將
講究習熟之。不暇。而翁乃鈔之。
豈有不滿於沈氏者邪。抑亦欲

敢自作一家之選邪。余曰。唯。否。翁則有不得已者耳。夫學
作文者。學古人聲調語氣也。欲
學古人聲調語氣者。莫若熟誦
古文焉。而古文不必須多。則
難熟。故先就一家文中。擇近吾
性者十數篇。反覆熟誦。使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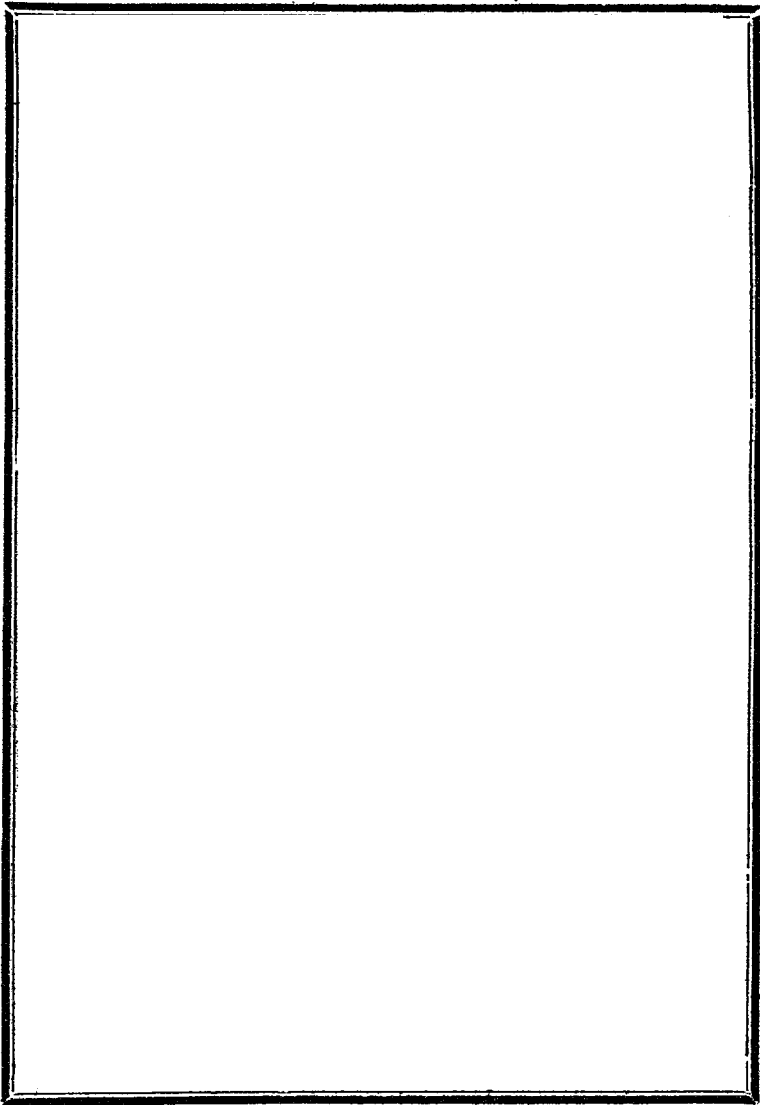
調語氣騰之吾口移之吾心注
之吾筆。談洽浸漬。吾之與古人。
吻合一轍。則必有所默會矣。善
哉文公朱子之言曰。韓退之蘇
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
一生死力為之。必成而後止。聲
響猶聲調也。蓋文之巧拙。全在

得其聲調與否。又家所謂輕重
緩急抑揚頓挫等。皆此聲調之
謂也。抑所貴於選者以其簡而
約也。沈氏之選精則精矣。猶未
簡約。是翁之所以不得已於斯
編也歟。明初朱右始作八先生
文集。其後唐荆川著八家文編。

茅鹿門選八大家文鈔。而沈氏
有續本之編次。愈簡而愈約。嗚
呼孰謂鈔之。又鈔無益于世邪。
甲申夏五恕軒信夫繫撰

半頰聞書

心



序



沈德潛八家文之選人
苦其過管何更抄之曰
否若沈氏選本之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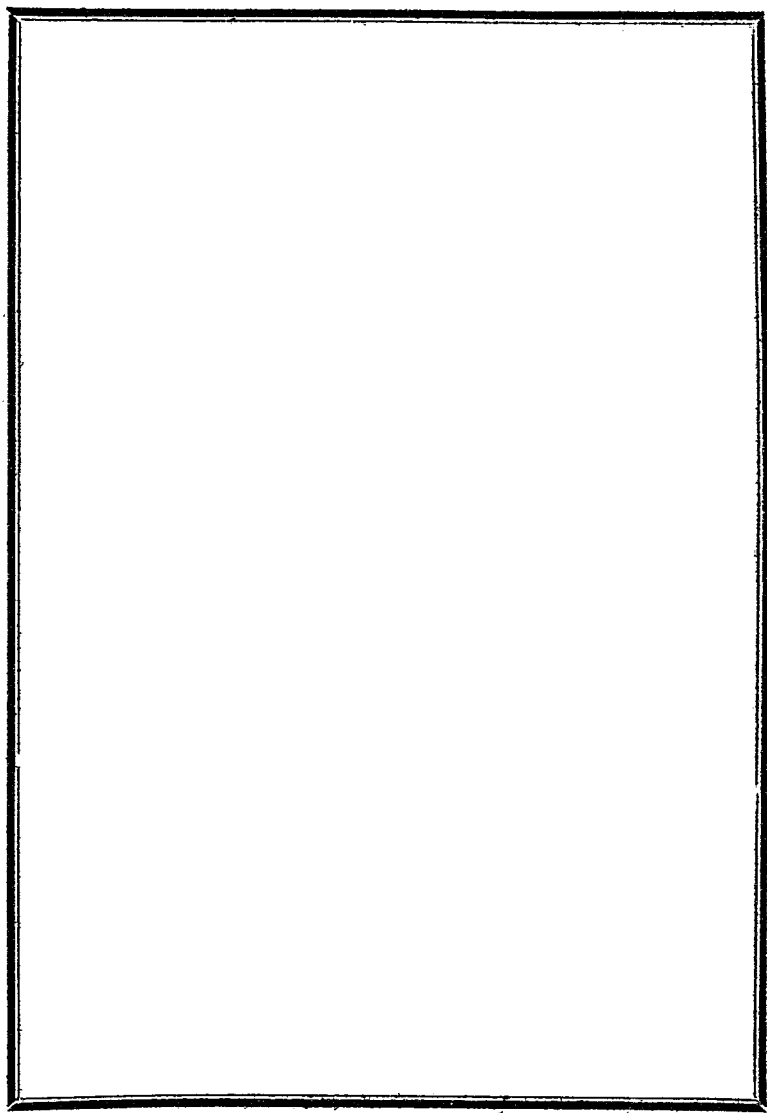
是文章家之恒之耳
今課之少序童生之每
苦其繁抄本之舉其
可也哉抑此言之不誣讀

者必自知之，不待余辨解也。

明治十一年元月

湖山老人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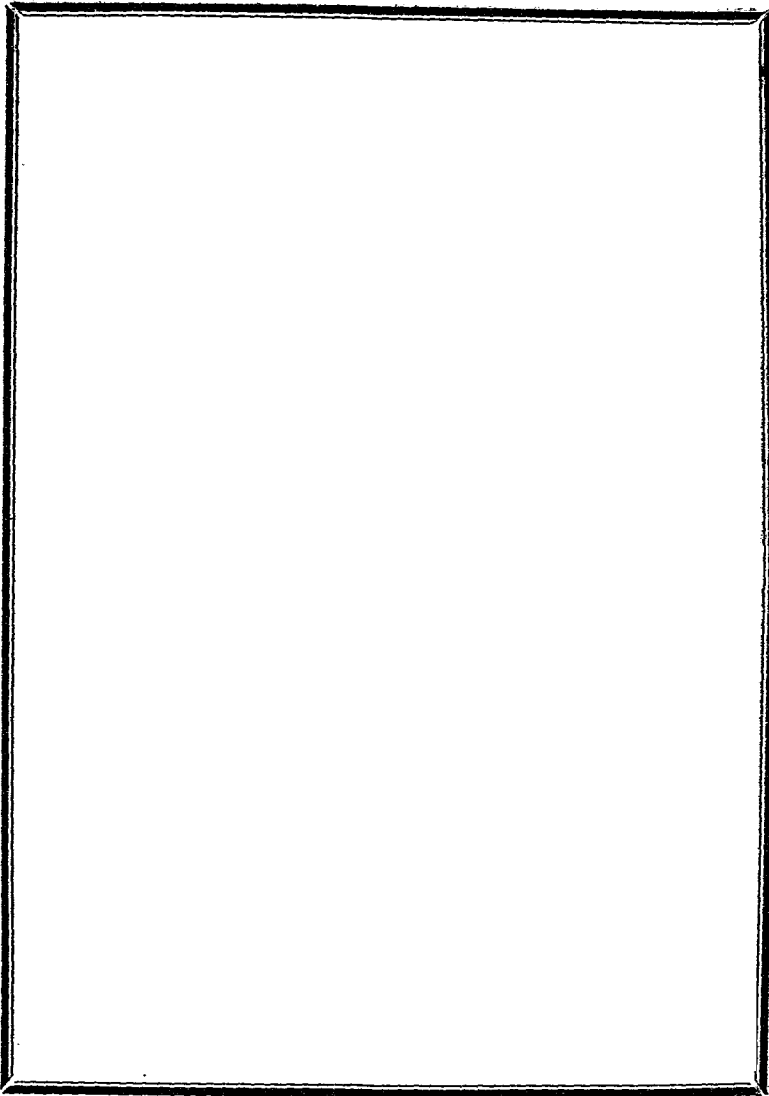
原序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撰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有柳矣。予賦性謏陋。少時誦習。祇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本。並八家全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向時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爲入門軌涂。志發輒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爲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欲稍增損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八家。遽求其備乎。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黎上書時相。不無躁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穎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

相違背。而南豐半山於揚雄之仕莽。一以爲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爲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繆戾之顯然者。然則八家之文。亦醇駁參焉者也。或謂如子言。後之學者。唯應於宋五子書是求。而迺問途於唐宋八家之文。則何也。應之曰。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春華也。天下無驚春華而棄秋實者。亦即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惟從事於韓柳以下之文。而熟復焉。而深造焉。將恠怪奇渾涵變化。與夫紆餘深厚清峭迥折。悉融會於一心一手之間。以是上窺董匡劉馬班。幾可縱橫貫穿而摩其壘者。夫而後去華就實。歸根返約。宋五子之學。行且徐驅而隣其庭矣。若舍華就實。而徒做做焉。約取夫樸學之指歸。窺其流弊。恐有等於獸皮之鞞者。吾未見獸皮之鞞。或賢於虛車之飾者也。文刪存三十卷。鈎畫點讀。稍分眉目。初學者熟讀深思。有得於心。由此

以覽茅氏儲氏所葺。并窺八家全文。更有曠然心目間者。治經義者有得於此。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於此。外此。唐則有李習之杜牧之孫可之。宋則有李泰伯司馬文正公王梅溪陳同甫文信國諸公文。俱當蒐討畋漁者。學者尙究心焉。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仲冬月。長洲後學沈德潛撰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抄

目錄

韓愈退之

原道

雜說一

獲麟解

復讎狀

諱辨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伯夷頌

雜說四

論佛骨表

爭臣論

張中丞傳後序

與孟尚書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答崔立之書

送鄭尚書序

送區冊序

送楊少尹序

贈崔復州序

送董邵南序

送高閑上人序

新修滕王閣記

毛穎傳

南海神廟碑

答李翌書

送殷員外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孟東野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廖道士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平淮西碑

柳子厚墓誌銘

祭十二郎文

鱷魚文

柳宗元子厚

桐葉封弟辨

晉文公問守原議

捕蛇者說

封建論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儉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送薛存義之任序

愚溪詩序

始得西山宴游記

鉅姆潭記

鉅姆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宋清傳

歐陽修永叔

論選皇子疏

春秋論中

縱囚論

上范司諫書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送田肅季才寧親萬州序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有美堂記

王彥章畫像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張子野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隴岡肝表

伶官傳叙論

蘇洵明允

上田樞密書

上韓樞密書

管仲論

辨姦論

審勢

審敵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名二子說

蘇軾子瞻

論積欠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伊尹論

范文子論

荀卿論

韓非論

論養士

論范增

留侯論

策畧一

策畧五

決壅蔽

倡勇敢

上梅直講書

與李公擇

范文正公文集序

李氏山房藏書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方山子傳

蘇轍子由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隋論

唐論

黃州狀哉亭記

上樞密韓太尉書

曾鞏子固

與孫司封書

陳書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後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墨池記

道山亭記

王安石介甫

原過

上田正言第一書

慈谿縣學記

黃正學手書

芝閣記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抄

清 沈 德潛 確士 原選

日本 小野長愿 湖山 抄

韓 愈退之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
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
子。爲。義。其。小。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
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

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

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瞻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

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饑，寡孤獨癘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儲同人云：天具二曜五星三垣四宿及衆星之繁然者，太史公天官一書綜而舉之。地具高山大川州域土壤與其生植之物，禹貢一書綜而舉之。人具帝王師相周公孔子所相生養經訓之理，原道一書綜而舉之。詞少義該，蓋三才之樞括。

吾道別於異教，在有爲無爲，以有爲爲教，合仁義而言道者也。以無爲爲教，去仁義而言道者也。先言老，次及佛，後或兼言老佛之害，或分言老佛之害，見俱屬怪誕不經，爲生民蠹，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之道，教以相生相養而除民之害者，誠有易明易行而斯須不能離者也。本布帛菽粟之理，發

日星河嶽之文。振筆直書。忽擒忽縱。董之醇粹。運以賈之雄奇。爲孟子七篇
後第一篇大文字。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爲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粹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

乃萬世之標準也。子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夷齊何待稱揚頌夷齊爲千古臣道立之坊也。用意全於掉尾見之。○武王伐紂所以救天下也。夷齊恥食周粟所以存臣道也。二者並行不悖。乃王介甫駁夷齊無餓死事。謂與太公同有伐紂之心。是將使亂臣賊子公然以伐暴爲詞。而賈充褚淵輩俱得藉口矣。君子立言可如此顛倒耶。

雜說一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欺。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李厚庵云。此條寄託至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爲事業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則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興起。於百世之下皆是也。

龍是主。雲是賓。層層轉換。每下一轉。令人駭絕。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鳴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寥寥短章，寫盡庸耳俗目。○連龍說一篇，六義中比體。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意重不祥邊。見有德而非時者。俱近不祥。孔孟以降。不勝數也。將盡忽轉。將絕復生。極文章之詭幻。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顯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

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

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
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
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寶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
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
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

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此表上於從平淮西作侍郎時後也詞嚴義正千載下尙有生氣明儒謂其
未說到論佛宗旨當時憲宗意在祈壽則直言事佛得禍以破其惑可矣何
暇論佛宗旨耶言有似是無關緊要者此類是也

復讐狀

元和六年富平梁悅爲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
罪赦羣臣定議後配流循州見舊唐書憲宗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則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

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欲使所犯之時。聚羣議而取諸上裁也。行文簡鍊精核。近陸宣公奏疏。○柳子厚所駁。在誅與旌不可並行。昌黎所議。

見經與律可以參用。皆有功世教之文。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

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諫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

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人。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

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四問四答。首尾關應。此篇作法。應本過秦辨亡王命六代諸論得來。○後裴延齡逐陸贄。城守延英閣上言。帝欲相延齡。城語人曰果爾。吾當取白麻裂之。哭於廷。延齡卒不相。夫國家最重。無如任相。城力爭而陸贄得以保全。延齡不得顯然執政。其功大矣。則城前此不言。正擇其事之大者言之。非不能言也。然韓公此論。爲諫官者當敬聽之。不得執充宗藉口。以入於脂韋之流。此義須分別觀之。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薑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駢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

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行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先引律次引經次引國家之典層層詰辨一結筆墨天矯如神龍卷舒於絳霄。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

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而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迫。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

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覓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臺宋間。或傳嵩有田在臺。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辨許遠無降賊之理。全用議論。後於老人言補南霽雲乞師。全用敘事。末從張籍口中述于嵩。述張巡軼事。拉雜錯綜。史筆中變體也。爭光日月。氣薄雲霄。文至此可云不朽。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獮獫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怙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此文以窮字爲眼目。○金人善戰。選鐵騎衝突。爲長技。如鐵浮圖。拐子馬。皆是韓文中。周公水火怪物。伯樂疏廣數篇。慣用突陣法也。此吾友周武青之言。

與孟尚書書 名簡字幾道

愈曰。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

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

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儻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

傍○又○安○得○因○一○權○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滉○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
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此文乃原道根柢。以道字爲骨子。上半言不因貶後。信奉佛法以求福利。答
來書少信奉釋氏句。下半大明所以闢佛之故。要於明道。熟讀此等文。增長
識見。亦增長筆力。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道軍討吳元濟二月命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援安州刺史李聽併力公綽曰朝廷以我書生不知

兵耶即奏請自行許之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警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踈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鬥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

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文獨爲書生吐氣。時諸將無功。韓公因論淮西事宜。爲執事所疾。故於此書中暢言之。○次年公綽爲京兆尹。杖殺神策軍將。帝謂左右曰。此人朕亦畏之。則當日將兵之畧。嚴明可知。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
兇豎胸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
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貔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
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潁凜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
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
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

是以前狀軌述鄙誠眷惠手翰遠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
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
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
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
幸甚不宣

雄深雅健弘我漢京未以召募勝於徵兵欲其甲兵足用以圖進取此韓公

經濟。上淮西事宜。已見此意。而此篇又切實言之。

·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顛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吾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板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

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爲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

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曰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畊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何如也。士固

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制科不遇。不得以獻玉剛足比。能宏濟時艱。著書垂後。丈夫本領。故自在也。胸中鬱律。借此書傾吐。讀去。疑有風霆繞其筆端。○當時善進取者安在。而公名與日月並光。人之所重。果在科名耶。

答李翌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蒨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

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

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以古之立言爲期。自道甘苦而終之以養氣。究之所以養氣者。行乎仁義之途。游乎詩書之源。與孟子所云養氣異而未嘗不同也。後蘇明允上歐陽公書末段全學此處。而生平得力又自各別。

送鄭尙書序

名權字復常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間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處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怒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蹕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

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牙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櫛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

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蔡聞之云首叙其權之大足以有爲次叙關係之重勉以處置之宜在言外未規其廉祝其成政而來筆極雅。

古奧錯綜法度亦極嚴整○鄭權因鄭注通王守澄以得節鎮非清節者文中以廉風之稱其仁而不富即岑參送人南海作尉謂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也立言之妙如此。

送殷員外序

殷侑陳州人素通經術元和八年使回鶻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通知時事。自然知輕重。而總由於學有經術。立言有體。○正使爲宗正少卿。
李孝誠殷侑其副也。是役侑以言折可汗無禮。虜憚其言。可謂不辱君命。

送區册序 音歐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戢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宇，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處極窮之境，而不顧險阻，以後輩禮定交，世外真能遺外勢利，求得於詩

書仁義之說者也。前鋪叙窮境。鑄鏡造化。筆筆有神。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名造字簡與
大雅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太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

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屢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是篇爲正喻夾寫之祖蘇氏行文每從此出○造劾大金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膽落於溫御史矣造故矯矯有風裁者若石處士其後無考未可以同論

送楊少尹序

楊巨源新舊書無傳
藝文志云字景山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正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

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儲同人云。只楊與二疏不異一句便了。憑空撰出不知楊侯去時一段。又轉出不知二疏云云。奇幻極矣。要寫楊與二疏之同。反從未知其同不同。以極寫其同。此種文心。最有補於後學。

前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疏所無。婉轉廻環。無中生有。○看破韓文勝人處。只是翻空。若沾沾粘粘實說。乃後人應酬文字。而近代以此爲得體。可怪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大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旌旗，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閭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

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處穢污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予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予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纒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不下斷語。間間成文。又是一格。○西平之子。李愬之兄。亦名願。吏言其以荒

修敗。結納權近。與篇中所述。正復相反。明非一人矣。應必當時適同姓名。而樂於高隱者。公又有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方官朝列。詩和於元和七年。西平子正擁節旄。更非棄官高蹈者。可知蔡尙書聞之之言云然。附錄於此。

贈崔復州序

復州今湖北
之沔陽州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閭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言

極言民窮歛急。見刺史之難爲。後轉到崔君之仁。又遇于公之賢。則難者不難。而復人可蒙其休澤矣。篇中有頌無規。而規卽寓頌中。與送許郢州作意同。而作法又別。

送孟東野序 時郊爲江南漂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

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

賜。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
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上古之文辭。歷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而出以離奇。倘悅。使讀者河漢其言。其實法律謹嚴。無踰此文也。○通篇表其文辭。末以所性分定。解其中懷抑鬱。此竿頭更進。非餘波游衍可比。外間但賞其連用四十鳴字。猶皮相也。

送董邵南序 壽州安豐人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諸同人云：河北自安史以後，習於僭亂，公送董邵南，因稱古燕趙之士之美，而今恐不同。風俗與化移易，所以譏切其不臣。末復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古今二字是關鍵。吾知吾惡知是俯仰呼應處。

嗚咽馳驟。既愛才亦憂國。○韓公又有嗟哉童生行。極言其孝行。其人應不
苟就者。故作送行序以風之。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按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按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調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

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
 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
 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
 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
 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善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
 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
 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
 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
 乎言。

將衆人投贈之文撇開。引入聖人之道。以下約原道之旨成文。而語更遒鍊。如原道篇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云云。此約以弱之肉強之食六字。尤使人驚心動目也。未收束前文一絲不走。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
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嚼。
其。齋。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
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
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
情。矣。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

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而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汪洋恣肆。善學莊子之文。亦可謂文中之顛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生邪。廖師。郴人。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

問之。

來龍過脉結穴去路井井有條而後半出沒變化使人目眩諱文中絕奇之作。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
 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
 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
 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
 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
 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
 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
 至之日。皆能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

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

總以未得造觀。生情作悲。此記體中別行一路法也。末段意言俱不盡。讀者徘徊賞之。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倂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晚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責。旣際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

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瀾。瀾。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
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未。寫。出。從。容。無。闕。意。最。占。身。分。○。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科。
未。嘗。屈。也。屈。字。疑。出。字。之。誤。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眸。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
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眸八世孫黼。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
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廬爭能。廬不及。廬怒。與宋鵠謀而殺
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
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
遂獵園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

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

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酌。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游戲文字。章法謹嚴。後人擬作。不直一笑矣。○柳州云。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引重者至也。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殲。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

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子者。庶其在此。子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郟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懋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飢食。子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

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

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勸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蠶蠹。旣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儲同人云。序如書。文如詩。李斯勒石。變詩書爲碑文者也。韓公此篇。復碑文爲詩書者也。○李義山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嗚呼盡之矣。段文昌以駢四儷六蛙鳴蟬噪之音。易鈞天之奏。直不知人間有羞耻事。記畔亂。記廷議。記命將。記戰功。記赦宥。記論功。而總歸於天子之明且斷。井井整整。肅肅穆穆。如讀江漢常武之詩。西京後第一篇大文字。○東坡臨江驛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文昌奉詔作。載唐文粹中。○舊史云。李愬不平歸功裴度。愬妻唐安公主出入禁中。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去原文。命段文昌改作。又羅隱紀石烈士事云。部將石姓不平。仆其碑。時廟堂無主。不罪仆碑之人。因命段文昌改作。

今觀碑文中。嚮部將姓名。如史旻仇良輔李祐李誠義田進誠之類。一一臚列。理或然也。不然。嚮入蔡時。具橐韃迎晉公。以明上下之分。而此必欲爭功於文字間耶。羅紉似可從。○宋代汝寧守陳珣。命工磨去段作。重刻原文。真爲千古快事。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當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旣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官齊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

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豆。薦裸輿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
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
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
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
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
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調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
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伏波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
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
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

畢。出。蜿。蜿。蚶。蚶。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颿。旗。燾。旄。麾。飛。揚。晷。譟。鑿。鼓。嘲。轟。
高。管。噉。諫。武。夫。奮。懼。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
之。歲。風。災。熄。滅。人。獸。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度。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
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羣。
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
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貢。進。之。緡。錢。
甘。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
與。流。徙。之。胃。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
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

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平。淮。西。碑。似。書。似。詩。此。篇。似。漢。賦。通。體。文。瀾。俱。從。祀。時。海。常。多。大。風。一。語。生。出。奇。光。異。采。令。人。心。目。俱。眩。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

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僭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詔詔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

且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椎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

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紐。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子。厚。之。失。足。於。叔。文。躁。進。則。有。之。阿。黨。則。非。也。昌。黎。不。沒。其。事。感。慨。惋。惜。在。隱。躍。間。先。表。其。好。學。次。許。其。政。績。次。述。其。交。誼。而。歸。結。於。文。章。之。必。傳。噫。鬱。蒼。涼。墓。誌。中。千。秋。絕。調。

祭十二郎文

公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
老成爲後卽十二郎也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旣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

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沒。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汝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

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直舉胸臆。情至文生。是祭文變體。亦是祭文絕調。○祭文諱辭。六朝以來。無不用韻者。此以散體行之。故曰變體。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獮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怵怵覲覲。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

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從天子說到刺史。如高屋之建瓶水。一路逼拶而來。到後段。運以雷霆斧鉞之筆。凜不可犯。○相傳明初鱷魚復來。潮州夏侍郎原吉。令漁舟五百隻。各載礮灰。以擊鼓爲令。聞鼓聲。漁人齊覆其舟。奔竄遠避。少頃如山崩龍戰。至

暮寂然無聲。鱣魚種類皆死於海濱矣。前後二公一感以誠一行其謀。並足千古。而韓公浩然之氣尤不可及云。歐公作陳文惠神道碑亦載其擒鱣魚。告以文而戮之事。可參看。

柳宗元子厚

桐葉封弟辯 事職史記及劉向說苑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一層進一層。一語緊一語。筆端有鋒。無堅不破。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媿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之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

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文極謹嚴。森然法戒。前人謂借晉文之失。以諷當時宦者之禍。按時勢誠有之。唐不以此鑑。後甘露白馬之變。所以迭興也。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醫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擊踠。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之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

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儲同人云。余按唐賦法。本輕於宋元。永州又非財賦地。爲國家所仰給。然其困如此。况以近世之賦。處財賦之邦。酷毒當何如耶。讀此能不黯然。

前極言捕蛇之害。後說富斂之毒。反以捕蛇之樂形出。作文須如此頓跌。悍

吏之來吾鄉一段後東坡亦嘗以虎狼比之有察吏安民之責者所宜時究心也。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狺狺。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

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

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
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
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誦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
叛人。而無叛吏。人恐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
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
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
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
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

役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予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予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性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勤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

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

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儲同人云。第一段。原封建由起。在生人之初。非聖人之得已。第二段。援周秦漢唐已然之利害以明之。已下辨駁他說。洗發已意。第一辨。極言封建有害。

於民而郡縣不然。仍引周秦漢事。帶說本朝。與前第二段相照。第二辨。破庸人之見。至第三辨。而論愈奇。文愈肆。已心亦極盡無餘矣。湯武非公。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乍聽大足駭人。說來却有至理。賢不肖云云。蓋理之不可易者。亦一篇精神歸宿處也。後學熟讀深思。最長識見筆力。

郡縣既設以後。自有不能封建之勢。於此而欲復成周之制。雖聖人不能一朝安也。然謂三代聖人不得已而封建。是將聖人公天下之心。盡情說壞矣。蓋謂非聖人不能行封建。則可。謂封建本聖人之不得已。則不可。特其筆力峭拔。可以雄視一切。目無前人。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瘍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臬兀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如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

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癘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

慄然歔歔惕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日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道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歿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

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日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詎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懼怯。澗。忍。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闕。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纒。神。志。荒。耗。

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瘡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儲同人云。子長以無罪被刑。故言之慷慨激烈。其辭憤。子厚以有罪見謫。故反覆怨艾。其詞哀。然人自罹於罪。而自引咎者罕矣。此子厚所以爲賢也。先述負罪之由。次述得罪以後之苦。次述不能如古人之始屈終伸。思著書以

自表見。則用世之念。久已斷絕。惟冀宗祀有托。以盡餘年。他非所望也。感憤
嗚咽。令讀者於百世下。惻然起矜憫之心。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臬几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仇人之心。目爲

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
思念。過大怨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
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
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
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
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
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
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訴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

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置土一塵。爲耕。忙朝夕。謂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儀曹得罪爲世指斥。故以思謙之相知。不敢望其顯然昭雪。祇云旣遇遭時。

利物之君子。決不至棄我於一物之外。其情誠可悲也。須看其難下筆時。不顯言而自達之妙。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藥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又則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

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蔡。宋。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

不敢忘。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忘。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如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孫可之云。作史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柳

州亦持此見。其攻詰處與諍臣論相似。而韓則委曲條暢。柳則隋直峻削。各自不同。○通篇都照原書條駁。將原書對看更明白。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澣。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前規後頌。頌不忘規。牧民者宜銘座右。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一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

可也。審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鑄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睿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以愚辱溪。柳子骎辭語也。後善鑒萬類。隱言其識。清瑩秀徹。隱言其清。鑄鳴金石。隱言其文。又何等自負。寫景而兩面俱到。古人用意。往往如此。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暎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

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
元○和○四○年○也○

從○始○得○字○着○意○人○皆○知○之○蒼○勁○秀○削○一○歸○元○化○人○巧○既○盡○渾○然○天○工○矣○此○篇
領○起○後○諸○小○記○

鈿鐔潭記 鈿鐔熨衣器潭以形似得名

鈿鐔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典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子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淙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子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筆墨孤憂

鈿鋤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鈿鋤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之而售之。李深源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

之。禮。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結處忽發感喟。反覆曲折。此神來之候也。記中又開一體。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曩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記潭中魚數語。動定俱妙。後全在不盡。故意境彌深。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鐔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湧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栝石楠。榿。檜。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膠。藟。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記水。記山。記石。記樹。記草。無不入妙。尤在記風一段。共九句。凡性情形勢。往來動定。一一具備。可云化工。○王右丞安知清流轉。忽與前山通。神來之句。讀舟行若第二語。故應勝之。○此與後二記。在西山南路。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步清深多鮪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俛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鑄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視之既靜其聽始遠補袁家渴篇寫風所未及通體俱隳潔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厓。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輿。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澗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連袁家渴石渠二篇。俱以窮字作線索。○柳州遊山水記諸篇。有次第。有聯絡。而又不顯然露次第聯絡之跡。所以別於後人。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麗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洗洋恣肆之文善學莊子故是借題寫意○此西山北出一支不與上七篇

連屬。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白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

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_レ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以一市字發出無限感慨。後段如太史公憤激於親戚交遊莫救視也。筆下亦跳脫有活龍虎之狀。

歐陽修永叔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莫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
患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
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
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
警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竟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
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
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尙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疎左右。
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

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間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權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待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

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儲同人云。語入肺腑。左師所以動趙威后也。借公主出降。作引子。與賤息舒祺之意同。

人臣進言。與其折君以理。不如動君以情。蓋情至則理存乎其中也。借公主出降引入。見萬幾之暇。無可與親。旋引古帝王未嘗獨處。以天倫之樂欣動之。其言不覺易入也。奏疏文應以歐公爲第一。○仁宗崩年止五十。歐公疏時。上春秋正盛。而言之無忌諱如此。是爲一德之朝。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說。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隱公名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

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餘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

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善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總以善公爲憑而斷其決非攝位用筆之辣何啻斧以斲之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

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此太宗盛德事。而歐公以爲不近人情者。緣不可爲常。恐後世藉口以行其好名之舉也。子產乘輿濟人。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爲政。正是此意。○縱囚事。後漢戴封已行之。不始於唐太宗也。戴封在獨行傳中。

上范司諫書

明道二年以范仲淹爲給事中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然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辨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

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

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能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

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非。范。公。竟。不。能。諫。遇。賢。者。自。責。之。備。也。文。之。往。復。曲。折。步。步。相。生。節。節。相。引。老。泉。所。謂。紆。餘。委。備。無。急。言。竭。論。者。耶。

蘇氏文集序

子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自常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

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子。而子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子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調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

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公哭蘇梅二公詩比於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傾倒至矣序中極言有文無命徘徊惋惜令後人讀之猶覺悲風四起

梅聖俞詩集序

子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

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窮而後工。與作爲雅頌。以歌詠功德云云。後人襲之。已成熟徑矣。及讀歐公

文。彌見其新。以往復容與。一片神行。襲者徒得其貌也。

釋秘演詩集序

子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權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

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岬岬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從已引出曼卿從曼卿引出秘演爲浮屠人作序自應留已身分也盛衰死生之感不勝嗚咽

送田壽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大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

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絕。從。宋。祖。平。蜀。說。入。似。閒。閒。叙。事。後。忽。借。作。收。拾。於。寧。親。意。在。隱。躍。間。布。置。高。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
宜何先使出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
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善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
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鳴
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
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
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
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
西北今知州專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

己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燿。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

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唐天寶兵亂以後。學校久廢。至宋仁宗時。納范文正公之言。天下始得建學。入手自應有此一段文字。次叙立學。次說王政之成。并己之樂觀其成。渾厚朴茂。弘我漢京。歐文諸記中。極推典則。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

於。馱。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
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
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記一亭。而由唐及宋。上下數百年之治亂。羣雄真主之廢興。一一在目。何等
識力。中間休養生息一段。見仁宗之滋培元氣。養以兩風。子孫不用更張。隱
然言外。

有美堂記 在吳山之巔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

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不侈賜書之榮。不贊梅公之品。獨從都會之繁華。湖山之明麗。着意。見他處
不能兼者。而此獨兼之。逐層脫卸。累如置丸。筆下亦復煙雲繚繞。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宜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子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

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未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嬰五百人之郛。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十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

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象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唐荆川云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畧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

四段是言其善出奇。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通篇以忠節善戰分兩項。然不見痕迹。

此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同是表章軼事。而各極神妙。○作記之意。因德勝之戰。與已用奇取勝之見相合。借之發揮。精采倍加。是爲神來之候。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

有。惑。於。天。下。常。自。稱。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

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西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

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
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
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
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
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
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
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
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
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
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

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

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宜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恤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

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其繫天下家國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倅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子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非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增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公有志於平治天下。而屢起屢仆。以小人妬嫉之者衆。非天子知之深。幾不能保全始終矣。銘詞中益露其旨。無限惋惜。無限徘徊。令讀者於言外得之。○義田饒窮族。亦事之敦本者。而文中未及。以公施於天下者大。濟一族者姑舍旃也。此歐公識重輕。能裁割處。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於子也。初天聖九年。子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子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砧水厓。窮居獨遊。思從囊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

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

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澹澹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執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叙交遊聚散死生有山陽聞笛之感而子野可銘處自見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辨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問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泉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

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驅。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懃。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闕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戊申四月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

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當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聖俞長於詩。故作墓誌。獨表其詩。明允長於文。故作墓志。特表其文。中間叙

述生平。總以文一線穿去。○老蘇不錮於俗學。故成就遲而文乃可久。彼急
急於利祿。而以務華絕根爲學者。豈非與腐草同科者乎。歐公獨重此意發
揮。能表其生平之大者。

瀧岡阡表

瀧音雙水
之奔湍處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

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太夫

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一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翌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不特不鋪陳已之顯揚，并不實陳崇公行事，只從太夫人語中傳述一二，而

崇公之爲孝子仁人。足以庇賴其子孫者。千載如見。此至文也。若出近代鉅公。必揚其先人爲周孔矣。○按表崇公之年。長於太夫人二十九年。古人配偶。不論年齒如此。○相傳龍王欲讀此文。遣龍攫之而去。旋爲公立於墓所。故碑旁有爪角痕。不磨滅也。此誕妄之語。斷不可信。

伶官傳叙論

五代史

伶官之變幸者周匝善俳者敬新磨其敗政亂國者郭從謙景進史彥瓊莊宗寵幸之後爲郭門高所弑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蘇、洵明允

上田樞密書 名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

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沈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

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澆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

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靈。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畊。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襲。天。至。逆。天。與。否。此。他。人。之。責。已。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知。却。處。處。自。占。地。步。此。託。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者。熟。讀。之。

不獨長光燄并長志氣。

上韓樞密書

大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
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
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
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墜之爲沼。止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爲洪
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
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

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如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

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橫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眈眈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

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
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
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
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
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
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尙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
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
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

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儲同人云。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爲樞臣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黃。非此則頑疾不治也。○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一以

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得不弱乎。

馭驕兵可用嚴。不可多殺。蓋多殺必至激而生變也。老泉議論每近雜霸而行。文如刀斬亂絲。讀一段輒見其快。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精。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

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

寶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鯨。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以齊亂坐實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薦賢。自是正論。此老泉文之醇者。
○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字不可移易。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子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

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懸譬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荆公之姦。從不近人情看出。千古卓見。然古今來亦多以近人情而曲行其奸者。不可不知。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

者而愚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

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逐。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

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羗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繪增幣帛之耻。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

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興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敗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

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尙。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尙。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

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劓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

務難矣。

儲同人云上下古今須有不可磨滅之言而後可以懾服千古如此篇周以弱政濟弱勢秦以強政濟強勢而宋以弱政敗強勢蓋言之不可磨滅者也子厚之論封建也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以一言綜一代其精鑿與老蘇同所以磨滅不得

尙威乃一篇之主此爲弱宋言真對症發藥非謂從古治天下者摠以尙威用刑爲上理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獨非純王之治乎讀古人書正須相度時勢○宋君臣間實處弱勢老泉挾此以聳動人主立言不得不然猶賈生對漢文云厝火置之積薪之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學長沙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羗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

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予行事。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予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

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獫狁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矣。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

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

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旣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

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尙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

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遠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

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跟。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跟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

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勿。賂。主。戰。一。篇。大。旨。敵。之。所。以。要。我。與。我。之。所。以。待。敵。一。一。曲。中。其。情。所。料。者。契。丹。而。後。日。金。人。愚。宋。之。術。已。預。見。其。肺。腑。矣。上。匹。賈。生。治。安。策。夫。何。愧。焉。○。幾。策。二。篇。公。之。本。領。識。見。已。具。於。此。故。先。以。獻。歐。陽。公。而。於。上。田。樞。密。書。復。提。出。言。之。此。生。平。得。意。作。也。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名揚休善爲詩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悼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

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不辱君命。丈夫一生節目。故鄭重言之。末段強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強。深於兵法。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二子性情才術遭逢。究竟已定於此。○文共八十一言耳。讀之。如有濤瀾動盪。不可遏抑之勢。大奇。

蘇 軾 子 瞻

論積欠狀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葦門圭寶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

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贖。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

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
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
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
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
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
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
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
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
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
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科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

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科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科。吏卒乞覓。必不肯分科。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科。與一科同。臣頃知杭州。又知穎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

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任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往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追比積欠無益於國徒病乎民惟充奸胥囊橐耳與其滋擾於積欠以後何如清釐於未欠之時乎陳盡弊病傷心慘目讀至二十餘萬虎狼等語尤令人六月生寒粟也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

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

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與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源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隣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

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帥復出於洮。

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

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蠶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

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斂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楊用修云。古之諫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避害而趨利。此說雖勝。其害猶不

可。言。况。以。當。今。天。時。人。事。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
張。公。上。此。書。以。李。憲。破。斬。冷。雞。朴。兵。出。有。功。恐。常。注。意。用。兵。故。力。陳。戰。勝。之。
禍。以。動。之。也。歷。數。王。韶。章。惇。熊。本。諸。人。原。發。難。之。始。而。言。愷。惻。詳。明。婉。轉。深。
入。欲。回。人。主。錮。蔽。之。心。庶。幾。危。言。足。以。動。之。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挾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惟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

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

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伊尹看得道義精。故祿之以天下。弗受。而行放太甲於桐宮之事。衆人弗疑。惟其天下不足以動之也。此蘇論之極平正通達者。○其才在辦大事。而其本由於立大節。論伊尹公亦自抒其志概也。

范文子論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變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于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

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連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覓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於桑田。

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無故而有功，則必驕而致亂。此外寧必有內憂一言，足爲千古之龜鑑也。同一事而備論之，層層拓開，忽然收轉，作論須得此能放能收之法。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

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

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儲同人云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文公上下千古亦以荀卿爲聖人之徒。與孟並稱是長公以前荀氏業有定論相沿數千百年忽欲翻案豈易措手。却得李斯亂天下一節厭倒他分勘合勘總之歸罪於苟當是長公極得意文字。

以孔子反影荀卿以李斯之惡歸獄荀卿一出一入銳不可當。通篇本孟子生於其心害於政事之說此論出而後人不敢復推荀卿矣。文人之筆重於丘山如此。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

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
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
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
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
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
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

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

胡敬齋云言非之慘刻由老莊以虛無輕天下亦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

發與李斯禍由荀卿同一公案

申韓原於道德太史公發其端而此特暢言之見一意虛無則不知有君父

不知有君父則仁義禮樂皆不足用而天下遂無不可殺之人此刑名之禍

所由熾也筆鋒之利直欲洞胸徹札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

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待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

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壓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智勇辯力四者。處之得其所。則為天下用。失其所。則為天下患。分富貴與共之。俾得自奮於功名之途。亂萌無自啓也。末路撇開養士。結出先王治天下之大道。眼孔尤高。○唐末之黃巢。以不第而亂。明末之牛金星。以斥革鄉舉。

而歸闖賊。皆處之不得其所也。柄國者尙加之意焉。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
 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
 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
 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
 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去於弑義帝時。是正論。此又翻進一層。用筆步步劃入。如短兵相接。所謂十

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下若云此陳平之間
所以入也。便是庸筆。讀此可悟敏鈍之別。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聞○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

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圮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不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

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大白於博浪沙擊秦。許以智勇。此又翻出子房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不在書一語空際。掀翻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老人教子房以能忍是正義。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是餘意。作文必如此推論。

策畧一 共五篇今存二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

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

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儲同人云：宋立國本弱，而仁宗在位，蒙業養安，將有優柔不振之弊。此篇說當時國勢處，字字切中，可與賈生策治安比肩。

宋之受弊，由於頽墮，至南渡後尤甚，而仁宗朝其先徵也。痛切言之，先言其病，後救以方，比於長沙痛哭。○公於仁宗朝，勉其勵精圖治，及上書神宗又

勸其法祖養安。時勢不同。立言亦異也。

策畧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實。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末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

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
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
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
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
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
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且。至。於。扞
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
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
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
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

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捍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佞僞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暨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嚼啜以知其才之短長。

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
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
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
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
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
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
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
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
威○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探○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
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

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寵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合大小臣工使無不通之情。以大慰天下之心。是一篇主意。行文反覆曲折。

說盡業養安之失。可爲龜鑑。

決壅蔽

課百官之三○策別分四項一課百官二安萬民
三厚貨財四訓兵族四項之中又別目爲十七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

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

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

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任人以省事。非省事也。各舉其職也。恐人誤以脫畧廢弛爲省事。故以厲精率之。然又恐不明分位者。以上侵下權爲身先。故又以任人濟之。惟各舉其職。故任人所以省事。惟上不侵下權。故上率所以厲精。二者合而壅蔽決矣。前論吏胥壅蔽。由事煩而官不勤之故。真乃洞若觀火。

倡勇敢 訓兵旅之三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廷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

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

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

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服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戰以氣爲主貴乘其氣盛而用之一人爭先百夫屬目此倡之說也天子有所私之將將軍有所私之士此私之說也私之正以倡之連綴相生縱橫豪宕自是老泉家數而其原出於韓子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鵂。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

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見富貴不足重。而師友以道相樂。乃人間之至樂也。周公孔顏。憑空發論。以

下層次照應空靈飄灑東坡文之以韻勝者。

與李公擇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曠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倘當時宵小見之。必云此老倔強猶昔。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旣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

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未。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權。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

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爲歐陽公作序。應從道德立論。爲范文正公作序。應從事功立論。各有專屬。不似近人文字。將道德文章事功一齊稱贊。漫無歸着也。後半說范公之文。一本於誠。故爲有用之書。此即修辭立其誠意。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

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遜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

爲可惜也。

藏書以遺來者固仁者之用心。東坡拈出此旨以警學者。亦仁人之心也。文律關鍵緊嚴。又其餘事。○近代藏書家。厭常喜新。每求僻簡斷編七畧四庫所不列者。詫爲祕函。其實前賢所不暇觀者也。讀李氏藏書記并及之。以告天下之好新奇而棄樸學者。

凌虛臺記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

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發明廢興成毀湍瀾洞沕感慨歎欷後歸於不朽之三不止作達觀曠識齊得喪忘古今也揚升菴謂是譏太守文儲在陸又謂是宋人習氣俱未必然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澆。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辯。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

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淮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甲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滌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黃石齋云。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極爲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不得所樂。雖窮奢極欲。皆不自滿足之境。能遊於物外。則窮居疏食。皆樂意也。此莊生達觀之見。猶且無入不得。况有味於孔顏之樂者耶。○通篇含超然意。末路點題。亦是一法。○登臺四望一段。從習鑿齒與桓秘書文脫化而出。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立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

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

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辟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甲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駟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曝牲雞卜羞我鷓。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朱子云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

文亦以浩然之氣行之。故縱橫揮洒而不規規於聯絡照應之法。合以神。不必合以迹也。○前一段見參天地闢盛衰。由於浩然之氣。中一段見公之合於天而乖於人。是所以貶斥之故。後一段是潮人所以立廟之故。脈理極清。○吳門惠仲儒學士視學廣南。教士人以經史之學。凡六載。士風丕變。今潮人祀於韓山。位在趙德之次。見吾吳有人而潮人之能不忘所自也。附識於此。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一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

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師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

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母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表其功。表其德。無非所以表忠也。直叙趙清獻疏而系以銘。點竄之功。會異。

司馬子長邪。荆公謂其似史記秦楚之際諸侯王年表洵然。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

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生前作傳。故別於尋常傳體通篇。只叙其遊俠隱淪。而不及世系與生平行事。此傳中變調也。寫游俠須眉欲動。寫隱淪姓字俱沈。自是傳神能事。

蘇轍子由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竑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下叅之官吏。下爲陛下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

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悼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讒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

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練兵并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

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曰。是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練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詰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

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

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

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枯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儲同人云。此書本爲諫青苗助役保甲而發。却歷數從前。由其所悔以開其所未悔。又引初政之得。以形今日之失。如此立言。真入人主心坎中。可謂善於納牖矣。

因其已往之悔。而竦以將來之悔。此乘其本心之明而動之也。無如安石屢
以去位要君。而君心復爲之錮蔽矣。爲之三歎。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

之主雖翻齮於當年終欲劾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况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蠖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未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若明辯無罪恐於觸上之怒故認好談古今語或輕發不求湔雪祇望未減

以免下獄論死爲幸也。情辭哀惻如赤子。率衣呼籲於慈父前。至尊自應感動。○東坡初下御史臺獄。方寢。忽有二人排闥入。投篋於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東坡覺有搖撼其體。連語云。賀喜者。東坡轉仄問之。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去。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訴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覘之。小黃門見其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卽有黃州之命。此事載春渚紀聞。東坡親爲何去非言者。附記於此。見宵人之害正。裕陵之知人。而東坡之間心無媿。臨難不驚。尤爲不易及也。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旣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非愆。明

示臣庶。凡天下所共疾患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虛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

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旣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去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旣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旣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期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慝之不忍而終身慝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于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輒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新法之弊。子瞻爭於前。子由爭於後。而子由所陳。尤爲愷切。不啻長沙之痛哭也。既司馬公革弊政後。呂大防劉摯進調停之說。後李清臣更進紹述之說。子由屢爭不勝。而天下事不可挽回矣。姦人流毒。一至於此。○上書後又有畫一狀四條。不及備錄。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道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竊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媿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

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今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旣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纘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按確纘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醜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罪也。夫爲大臣。忘君狗己。

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續。之。罪。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續。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爲。國。乞。宣。示。此。疏。使。確。續。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爲。恨。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自處無過。使先帝獨被惡名。庸劣心事如繪。臺諫如此。始見朝廷有人。○前

已有一疏矣。分指二相之惡。備前疏中。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
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
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
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
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曰。守。而。固。之。
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興。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
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
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
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

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壤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並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

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秦隋之慘刻少恩欲藉以威服天下而不知廢德而尙威正以失天下之心

而速之亡也。隋之守天下。與秦一轍。故備論之。文以此事定彼事者。援此爲法。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

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

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覲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

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

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府兵之制。內外輕重相制相維。有周秦之利。無周秦之弊。爲歷代之最善。後之禍敗。緣廢府兵而外偏重。非立法之初。即有釁也。前通論古今大勢。而唐制之有得無失。自見。具此卓識。自能發爲高文。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歎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

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金玉錦繡。五鼎大烹。焉往非病。中無自得之實也。空室蓬戶。疏食飲水。焉往非樂。不虧性天之真也。予由雖未幾此。而見能及之。借題發揮。真覺觸處皆是。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

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雖以孟子司馬遷並舉。然通篇文字多從太史公周遊天下數語生出一往。

疎宕之氣亦如公之評太史公文。

曾鞏子固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出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爲與死比既行之二日智高舉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矣吾豈可汚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

初使宗旦言不廢則豈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俱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

西者。宗且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重懼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且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且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且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管。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且獨先以其親遁。則

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與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且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死節一層知其將亂而先言又一層大旨重在先言上。蓋知其將亂而早爲之圖。智高之禍可以不熾。其關係尤鉅也。與退之與元侍御書表揚甄濟父子事相類而剴切則又過之。○死封疆者與誤封疆者無甚分別其何以立綱紀而作天下忠義之氣耶。子固之言不獨爲宗且一人發也。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故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鑿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

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與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

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綜舉成敗興壞一代政刑法制之詳而於安貧樂義不苟去就之士獨致思焉一唱三歎能移我情此文之以神韻勝者也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子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

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銘云。

儲同人云。宋至熙寧而公議廢斥。無一足存。揚厲仁宗義猶魚藻。

范公之忠直。仁宗朝之太平無事。能受直言。一齊傳出。有生枯雙管俱下之。

妙。行文典重。紆餘。則又公所獨擅。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
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
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
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
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
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
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
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
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

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

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二。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懋。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不。獨。以。死。重。公。而。以。公。之。歷。忤。權。奸。連。斥。不。悔。以。至。於。死。處。層。層。發。議。與。論。孔。宗。且。事。相。同。其。文。筆。端。莊。李。王。孫。所。云。骨。重。神。寒。天。廟。器。者。耶。○。公。之。伐。安。祿。山。是。其。大。節。故。入。手。兩。番。領。清。折。入。歷。忤。權。奸。最。有。法。度。○。論。人。當。觀。

其大。公既爲忠。爲仁。人雖雜於神仙浮屠氏言。亦無碍。且亦不必爲之諱也。近世論人者。以王文成爲禪學。至比於無父無君。而其生平之忠貞義勇。俱不計焉。果足爲知人論世之識也歟。

越州趙公救菑記

名梓熙寧三年
以參政出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噪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

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億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早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

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診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蓄記云

救荒之法井井有條不但可行於一方一時實天下萬世之利也清獻實政得此文傳出後之爲政者可做而行之經濟賴文章以傳不得視爲兩事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

者。何。如。哉。

用。意。或。在。題。中。或。出。題。外。令。人。徘徊。賞。之。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組。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其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衝縮。或糝。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鑿。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墟其地。蓋以其陋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

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官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窾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險且遠。又將抗其思於埃瑤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

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關。名。師。孟。云。

建。一。亭。無。甚。關。係。故。只。就。山。川。險。遠。上。着。筆。此。做。枯。寂。題。法。於。無。出。色。處。求。出。色。也。前。水。陸。二。段。何。減。韓。柳。

王安石介甫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子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

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即无咎善補過意。却說得異樣新穎。作文固貴務去陳言哉。○生平極怙過之人。而言補過以復其性。殊得聖人之旨。甚矣言不足憑。而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上田正言第一書 名况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言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

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翹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塞塞一心如

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與韓子爭臣論。歐陽子上。范司諫書同意。而彼則闇闇。此則侃侃。由所養不同也。入手據正言對策作案。以下層層翻剝。與孟子謂蚺鼉據其請士師作案同例。古人文章各有原本。但化其面目耳。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宏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自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

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斷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無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

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論所以立學處。詳明醇備。與宜黃學記相同。而會則溫厚。此則清峭。並爲名

作。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因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

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子。之。所。以。歎。也。

李厚菴云。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極有相似者。峭而折。用意多在題外。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明治十一年四月廿日版權免許

定價金壹圓廿五錢

明治十一年四月 出版

明治十七年八月四日再版御届

東京神田區五軒町十五番地

著述人 小野長愿

東京日本橋區小網町二丁目六番地

出版人 横山源太郎

東京日本橋區通三丁目

賣捌人 丸屋善七



